

吃菜

□邱凤姩

天麻麻亮，我从镇上跑步回村里的娘家。大门虚掩，檐下静悄悄的。我伸手一推，门开了，当门的桌子上放着一把锃亮的剪刀、一只老竹篮。这是母亲昨晚电话叮嘱的，我来摘菜，想吃点什么搞什么，不要霸王扯，一个一个剪，护着瓜藤和菜秧。

这么早两位老人就不见了踪影，不用说，准是去了枫树坪。枫树坪是一座山，是父辈的老根据地，我们兄弟姐妹都在山上的瓦屋里出生、长大。几个家庭的老人早就下了山，却执意把菜园留在山上。自从父母搬下山来，我们便反对他们上山种菜，七老八十的人了，一不当心就出状况，折腾不起呀。可是他们哪里肯听！直到那个秋天，母亲上山挑一担玉米，在窄窄的土埂上扭折着脊，去医院做了手术。

父母不得不放弃了大片土地的耕种，却仍然圈起篱笆，与灌木野草抢夺土地，种些茄子、辣椒、花生、黄豆。菜园被分割成小块，辣椒开白花，茄子开紫花，花生挂着小黄花，小菜园一派水灵。父母隔天便上山侍弄菜园，称“早起爬山，锻炼身体”，让我等无可辩驳。与父母一同攀爬山岭的，还有伯父伯母、从前山上的邻居八舅老太华妈。他们的菜园星罗点点，遍布在荒草与灌木丛中，像山坡上一个个齐整的花补丁。

我提着竹篮来到屋后的小园。这是邻居送给父母耕种的小畝土地，地边汪着一个水池，顺着池岸，父母种了我特别爱吃的线瓜。线瓜搭着比我高许多的架子，几十条青玉似的线瓜悬在风中荡秋千。与线瓜毗邻的是豆角黄瓜，长豆角胖黄瓜同样挂在架子间，似乎都在微微晃荡。我举起剪刀，仰望着瓜瓜果果，思忖着该剪下谁。

每年夏天，我都会远行一段时间。在外游荡的日子，我总是犹豫该如何和父母通电话。我料到他们一切安好，料到他们清晨一准去了枫树坪，料到巴掌大的菜园里瓜果累累。假如我打电话回来，等不及我开口，老母亲必定大声喊：早点回来，家里蔬菜吃不完！钱着着点花，赚钱不容易……我唯唯诺诺，含含糊糊，心里明白只要蔬菜多得吃不完，种菜的人身体暂且安康，我就可以放心漂泊。

一条条鲜嫩翠绿的线瓜、一根根浑身是刺的黄瓜、一双双修长饱满的豆角，被我“咔嚓咔嚓”剪了下来。我在瓜架下葱葱窈窕时，手机响了，是母亲打来的。她的声音似乎沾满露珠，带着老年人少有的甜润和清凉：我和你爸在枫树坪，给你掰五个玉米下

园子的模样

□郭发仔

谷雨之后又下了一场雨。那雨下了一天一夜，把天地都浇透了，似乎反复强调着某种信息。幸好那场雨在周末及时停住了，阳光安静地挂在远山上方，温情的彤红，仿佛与那场絮絮叨叨的大雨没什么瓜葛。

经过一春的蓬勃生长，身边又生出熟悉的新绿，惹得人心奇痒。按照事前的约定，一行好友驱车至城市周边一处农家赏青。一早出发，过高速，转乡路，看层层叠叠的茵茵草木，到达时满心欢愉，不过已是阳光白亮的上午了。

其实，前几个周末也到处踏春，眼前所见不过荠菜青青、稻秧幽绿，村野和山间点缀着片片青嫩的淡绿和鹅黄，三五家好友出来透透气、交交心，谈笑间纾解了日常的不良情绪，也见识了大自然的妩媚多姿。此行并无明确指向，一如既往地将身作春燕，在天地间随风沐雨，呼吸暮春清新的空气。

农家独立于苍绿的村野，单层独院，灰墙青瓦，围栏石砌，在郁青的天色下显出江南小家的韵味。门前有花树三两棵，左边石榴灿烂，花开了羞湿的几朵，红殷殷如喜庆的小灯笼；右边则是初长成的樱桃树，青涩的小果一串串，藏在枝叶间，仿佛玩躲猫猫的小孩儿。踏着绵软的青草绕到屋后，一行被修剪过的桃树喜人，尖叶离离，有暗香传递，是小时候熟悉的气息。毛茸茸的小桃儿争着伸出脑袋，在白亮的阳光下，犹如蒙上了一层白霜。

眼前所见，都是乡间散漫的景致，每一处都足以令人凝视半晌，叫人想起故土的细碎事象来。不过，更勾人好奇的，是桃树边一个被铁丝网隔离的园子。看不见那园子全貌，一片过人头的油菜挡住了所有视线。油菜似乎不在抢风头，不过已过花期，叶子也全脱落，菜籽尚未完全成熟，一颗颗饱满地鼓胀着，如同荒野丛林中的枝丫一般错综交织，而在有些顶的日头下，先是一阵清脆的脆青，转而呈现一层游荡的灰，最后变成朦朦胧胧的一片白了。阳光有了夏天的性情，也斜着的目光也跟着飘忽起来。园子的门是用铁丝网做的，被锁了起来，总觉得霸蛮了些，要是一扇柴扉多好，更能增添乡间素朴性情，推门而入，有一种归园田居的率性。

叫主人打开门，顺着油菜地间隙被虚掩的石板路进入园子。油菜籽从肌肤上滑过的时候，明显感觉到一股丰收的温热，那是

来，长得刚刚好的糯玉米……她说五个，是因为她知道我一次能吃五个。母亲喜欢从玉米秆上掰下玉米就往锅里蒸，这样的玉米有着说不尽的鲜甜香糯。

记得有一天，父亲摘了一篮子肥嫩的豆角，择出虫子咬过的，用棕叶将完好的豆角小把小把捆缚好，整整齐齐地排在临街的走廊上。我很奇怪，这是干嘛呢？难道是要出售？耳背的父亲扯着嗓门说：过路的人，谁需要的就自己拿啊，一餐正好吃一把。

曾在朋友圈里读到一段话。小巢在镇上教书，没法阻止年迈的母亲种菜，也不能替母亲去卖菜。冬季萝卜白菜，夏季辣椒丝瓜，母亲一趟一趟地往学校背。小巢别无他法，只好领着一家四口天天吃。冰箱里的菜都堆满了，他依然接过母亲送来的菜，咽下涌上眼眶的酸楚，笑着告诉母亲：“我们爱吃你的菜。”母亲便乐滋滋地回家，患有风湿的向外弯曲的腿迈得更快，握锄头的骨节嶙峋的双手更有力气，每一个明天都有了盼头和意义。

我的父亲也是如此。每个季节蔬菜丰收时，父亲天天问小弟要菜吗？小弟说不要不要。父亲有些失望，甚至还有些恼火。至于我，他是不问的。他总是捉了菜，从村里赶到学校，悄悄挂在我的门把手上。除了和小巢老师一样放肆吃，我还送给同事，或者小箱里放一段时间又悄悄丢掉。父亲逢人便说：“因此我屋里那个女儿招人稀罕，就是喜欢我们两个老的种的蔬菜！听到父亲对我的夸赞，我越发愧疚。他们牙口不好，许多从前渴望吃的东西嚼不动了，腿脚越来越不好使，眼神也模糊了。这些我都没办法改变，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为他们放肆吃菜。

一年前的五月，辣椒挂果、线瓜爬架的时候，父亲遽然离去，留下满园菜蔬兀自青翠。猝然而至的打击让母亲再也爬不上枫树坪，甚至耕不动新屋后的小菜园。我的门把手上，整整一年再也无人悬挂蔬菜。临街的走廊上静静的，老父亲一排排摆放豆角任人取的场景，如在梦中。

又是一年五月到，母亲念叨着父亲的名字，竭尽全力翻地、栽秧、搭架，除了从前自己做的那一份，还完成了本来由父亲做的那一份。不只是母亲，村里更多的老人都如她一般，在土地上倾尽毕生心血。生于土地，长于土地，最终归于土地。万水千山走遍，我依然如村里许多人家的儿女一样，用心地做一件事：吃母亲种的菜。爱有千万种方式，我选择了吃菜。

再熟悉不过的人间烟火味道，是曾经被自己务农时忽略的美好体验。伸手拨开一枝油菜，前方出现一片开阔的青葱地。原本以为园子里是修整的菜地，各种时令菜蔬婀娜地立起来，像迎接一场盛会般排练各种阵型。但是，园子里除了间距极大的果树，其他并未刻意种上菜蔬，各种植物在这个毫无约束的空间里，用自己的方式迎合这个蓬勃生长的季节。

正有些疑惑，却意外发现一小块白萝卜秧，秧苗已经开枝散叶，修长的主干高高地举起，擎着细碎的白花，与阳光的白呼应着，恍如夏夜里亮如白昼的星空。三叶草是在一堆枯草上长出来的，星星碎碎，密密麻麻，澄澈鲜嫩的淡绿中开出点点小黄花。在肆意生长的环境里，三叶草谈不上存在感，不过小叶绿得认真，花黄得小巧，是园子里很不起眼的惊喜。三叶草并不寂寞，一旁恰好有一丛反应迟钝的油菜花，弯下身来，将一串已经开败了的金黄伸进三叶草中，像挑逗，又像安慰，三叶草俨然成了油菜花碎了的梦。香艾草还没长成，像刚生长出来的苜蓿，低矮地铺在地面上，剪刀状的细叶交错重叠，努力横向铺开，又迟疑着向上，似乎没忘记要长成一棵树的初衷。艾草的香内敛，底下一片近闻，浓郁的草香和药香仿佛彻底溢出来，令人神情清醒。一不小心，踩到一丛黑麦草。黑麦草自知成不了田土里的正统，只好按照自己的野性来，肆意抽出颇长的叶片，东南西北四项支出，硬实的茎秆则一个劲地向上，在顶端托出一枝并不丰盈的穗子来，向着风，向着阳光，也向着前来观瞻的人群，表明自己也是一个有抱负的物种。相比之下，在一块相对宽敞的空地上，黄鹌菜却显得有些过于马虎、潦草，干枯的枝干上见不到些许绿意。就连开出的花也是丝丝缕缕的絮状，抬脚经过时，竟腾起一阵烟雾，沾得裤腿上满是拍不掉的灰白。

没有被刻意整理的园子，似乎才是一个园子真正的样子。满地青草，黄红白灰青，随意掺杂，互相调和。人在其中，怡然自得，如一株小草，一枝碎花，似乎能感受到时时刻刻在大地上的肌理，感知暮春与夏令交替时按捺不住的炽烈情绪。

我想，将来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园子，什么也不做，就让它散漫生长成原本该有的样子。

母亲的教子“名言”

□杨泽义

我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去世了，教育我们几姊妹的责任，便落到了母亲身上。

母亲不识字，本不存在什么“名言”，但她小时候干完活经常去附近私塾的门外，听老师讲《三字经》《劝学文》等，加之长期从她母亲和教书的舅舅处得到教诲——她舅舅从解放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是我们乡小学的校长，也是我们全乡书法写得最好的人。于是母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口头“名言”，并将这些捡来的“名言”用来教育我们。我听着这些“名言”长大，不自觉地就将其当作“行为指南”，受益匪浅，甚至觉得母亲这些简单的三言两语，胜过我读过的几十本育儿经。

母亲在说这些“名言”时，并不是把我们叫到面前，进行严肃、干脆的说教，她总是会选择最恰当的时候，比如赶场的路上、做农活时、冬天烤火或夏天乘凉的夜晚。她先说出一句“名言”，后面再跟着几句简单的阐述，或者一个简短的故事，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愉快地接受教育。

为了激励我们从小立志，母亲说：“人穷，不能志短。人越是贫穷，就越要有志气、有恒心，不然就要一辈子受穷。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齐家、致富，不能低三下四地活在世上。”这使我从小就树立了志向，养成了做什么事都要刻苦用功、专心致志做到最好的习惯。

为了教育我们好好读书，母亲说：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一个人，从小时候起就要努力读书，不能长大了才后悔’早知书中有黄金，夜点明灯到五更’。因此，我从小就视书为宝贝，终身

把努力读书作为自觉行为。

为了引导我们懂得孝道，母亲常说：“人，必须孝敬长辈。要明白，如果没有祖宗，你根从何来？没有父母，你身从何来？”她经常给我们讲邻村某家六个儿子赡养老父母时，每人一个月，按月轮换，移交时还要称重。有个儿子平时克扣父母的饮食，移交时担心父母饿得太瘦交不了账，就偷偷在父母衣兜里放石头，真是应了“一个娘养十个儿，肥咚咚。十个儿养一个娘，皮包骨”的古话。我说：“您放心，等您老了，我一定把您养得肥咚咚的。”从此，我就立下誓愿，将来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。

为了教会我们待人接物，母亲说：“借人一粒米，绝不只还一谷。为人处事要憨厚耿直，要懂得感恩。一定要记得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，有能力时也要尽量去帮助别人。如果有人向你开口借钱借物，没有长棒，也有短棍，尽量莫让人家空手而回。”我17岁那年，母亲带着我，将120斤稻谷背到邻村，还给一位姓何的叔叔。何叔叔称过谷子后说：“你那年借的是100斤，这不多了20斤吗？”母亲说：“你当时把谷子借给我们救了急，这都四五年了，就是算上利息也不止多还这20斤，你就收下吧。”何叔叔说：“好！你行事真是比好多男人都耿直。”我当时觉得，母亲真是一个豪气的人！

为了鼓舞我们克服暂时的困苦，把眼光放远一些，看到将来的希望，母亲在家中无米过年时，对我们说：“人家有年我无年，人家吃肉我无盐。有朝一日时运转，我顿顿吃肉像过年。”我们几姊妹在饥饿的岁月里，把美好的期望埋在心底，勤



把春天留在胃里

□方兰

初夏了，但我觉得春天犹在。每天清晨我都起来得很早，第一个动作就是推开阳台门。不需要风，仍有心旷神怡的空气直扑脸颊，让人顿感通体舒泰神清气爽，好像空气中加了滋润霜和洗面奶。我知道，这就叫作“春风拂面”。清爽香润，沁人肺腑，这应该叫作“春风”的饕餮大餐，让人醉于吐纳，深深吮吸，吸不够，就想把春天留下来慢慢嗅。

“五一”期间因为值班，哪都没去，但早上的新艾叶耳耙，中午的刺龙苞炒腊肉，晚上的鹿耳韭饺子等，让心和嘴仍然徜徉在春天的打野之旅。有人说“没有什么是什么出门玩解决不了的”“没有什么是一顿美食化不开的”，对于爱徒步的吃货来说，我想没有什么比出门整野菜回来留住春天，更能让身体各个零件感到和谐幸福的了。

在绵竹天池乡，两千多米高的白云山上，生长着味道鲜美、营养价值很高的多种高海拔野菜，其中就包括雪芽菜。站在山顶，视野所到处除了树，便是漫山遍野的“青草”了。在脚下，在身边，蓬蓬勃勃，像倒伏的树叶，叶片边缘呈齿状，青绿且野性十足。这“山草”不是别的，正是雪芽菜，别名石苜蓿。所谓“雪线所至，雪芽菜生”，雪化了就生出了它，天选之菜。别看它长得生猛粗糙，却像一个外表粗犷内心柔软的家伙，轻轻一掐，须臾之间便是一把把。不论是它的叶尖还是茎秆，不管是开花没开花的，雪芽菜不负其名，嫩得要命，无须用力，指尖一碰，就会发出“嗖嗖嗖嗖”的清脆轻响，深青色的雪芽菜汁液立即崩满指尖。

正是四月的暖春到了这里就是乍暖还寒的初春，如果没戴手套，摘几下就得把手凑到嘴边哈哈热气，呼出的二氧化碳化作一团团隆冬才有白的气，甚至清鼻涕也给冻出来了。展展腿，看着满坡满眼都是它，密麻麻挨挨挤挤，真正的闭眼入。有些雪芽菜开出了紫色小花，喜欢插花

的女友说，它们只差一个花瓶了。我感叹，这是上天赠给人间的天选菜园，大自然多宠我们啊。在负氧离子充足的山野，身心都得到了锻炼、体验的同时，口腔和胃也不虚此行。我们冻并快乐着。

焯水后的雪芽菜，可汤可拌可炒，吃法多种多样。我最喜欢将雪芽菜凉拌，焯水一分钟，凉水过滤后，放入拌菜的调料，再切些小米椒撒在上面，嗅一嗅，再夹一筷入口，本身无味也无姿色的雪芽菜，即刻化作一种朴素而高级的美味盈满口腔。

为了它，我买了中江刀削烫水面，熬熟了猪板油，选了零添加的180天头道原香生油来迎接它的登场。它就是高山上的鹿耳韭，人称“野菜中的扛把子”。

在彭州天台山，有一处被驴友称作“鹿耳韭老窝子”的地方，上山没有路，只有密密的枯藤、野竹、陡坡、乱石和老树。花了两个多小时到达一处手机无法定位的山顶，密林中的鹿耳韭臻臻簇簇，藏在草木杂树中，从树根腐木间冒出，占据了我们的视线。鹿耳韭，顾名思义形似鹿子的耳朵，漂亮肥厚，触感丰腴滑嫩，绿油油的叶子鲜嫩灵动、大小不一，到处探着头。拔起它，除去根部网状的老衣，雪白如葱的茎秆散发着浓醇鲜美的韭菜清香。虽然它跟韭菜小葱是近亲，却没有那种酸涩辛辣之味，它属温补型，就像一位养在深闺的姑娘，自带贵气，根脚深厚，颜值内涵和出身都不容小觑。因此，追她到手不容易，接她的仪式感更必不可少。

驴友喜欢用鹿耳韭的叶子煮汤配面，用它的茎秆炒腊肉，端上桌，色香味皆是一绝。我品尝着好好吃饭的愉悦感和成就感，美味的鹿耳韭，对得起我一瘸一拐下山的腿，对得起老腰酸疼的辛苦。

爬山较少，但挥锄不可少的就是挖笋了。在

奋做事，发奋读书，后来真的过上了“顿顿吃肉像过年”的日子。

为了告诫我们安分守己、清白做人，母亲常说：“是田有户，是物有主。世上的每一块田地、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主人，不能去偷去抢。如果小时候偷针，大了就会偷金。你们从小就要养成好习惯，不能因为贫穷就去做见不得人的事。”因此，我们从不将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，即使家中无数次断粮，房屋周围的田地里到处都是生产队已经成熟的粮食，我们家也没有人去弄回一粒米。我们都明白，那是偷，是不光彩的事。

为了不让我们沾染上赌博等坏习气，母亲说：“倾家荡产者，就是赌和抽。”一直以来，她都为其生父因吸食鸦片而卖掉家中所有田产和房屋，导致一家人居无定所而气愤不已。直到现在，90多岁的母亲仍然拒绝为20多岁就“吸死了”的生父烧纸，但对一生靠当篾匠养家糊口的养父的祭祀从未间断。她对“赌和抽”的怨恨之深，使我读高中时在同学的怂恿下刚学会抽烟不久，就立即戒了，从此再没抽过。直到现在，我拒绝一切形式的赌博。

为了鼓励我们走向外面的世界，母亲常说：“男儿脚大走四方，男儿嘴大吃八方。男人，不能只躲进门槛后面耍‘窝里横’，要有胆量到外面去闯世界，去谋生路，去养家糊口。”因此，我高中毕业在家种了三年田后，就离家去自谋生路了。临行时，母亲含着眼泪把自己站成了一个雕塑，看着我完全消失在她的视线中。我清楚地心中的依依不舍，更清楚她是希望我走出去。



北川神木寨，有一山竹林，这里没有蜀南竹海的磅礴，但自有其幽深精巧、生机盎然的翠竹高耸入云，竹枝相叠根相连，密密匝匝葱绿俊秀。踩着铺满竹叶的山道，看阳光穿过竹梢洒在林间，听清脆悠扬的蝉鸣，安详明亮的竹林春光，让人一下子就温柔欢喜起来。在光与影中什么也不做，光发呆就能感到自己像笋子一样，在源源不断地汲取自然之力。

上沐天光下汲地气的竹笋，高高矮矮，不规则地分布在竹林山间坡上坡下。毛茸茸的外壳，左缠右绕地裹着笋身，一身的含蓄韵致，映在春光里，也印在了我们心里。中国人有刻在骨子里的一个基因，那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带了锄头的不说，没带工具的，寻着自己中意的直接上手剥，一层一层地掰，看剥笋人的笑容就知道，光这体验感就有十分。当小塔状的春笋被掰开，白嫩的模样叫人忍不住抱近鼻尖，阵阵不染纤尘的清甜鲜润让人想直接啃。

汪曾祺在《四方食事》中说过，挖野菜是春天很好的风俗，尤其是女人应该多到山野里活动活动，身心皆快。野菜营养清火，最重要的是能吃新鲜。确实，回到家来不及喝一口水，我就倒出竹笋，切、焯、盐渍……及时锁住大自然馈赠的时令恩物。一盘鲜笋肉片，我发现自己吃的不仅是笋子，更是春日阳光、春天的雨露。艾草青团子、凉拌雪芽菜、椿芽炒蛋、鹿耳韭香饺、折耳根拌胡豆、刺龙苞炒腊肉、青椒春笋……鲜美的春野让我们味蕾大开，身体每个细胞都感受到春的鲜活、春的情怀，就像春风拂上面颊。

春天就像青春，眨眼间到了尾声。我要把春天留住，于是将雪芽菜晾干腌进缸里，把鹿耳韭拌入肉馅变成饺子冻入冰箱，把春笋浸入泡椒密封成袋，把美味装在坛子里，把春天种在胃里、养在心里，让它生长出力量，对付之后每一个需要它的日子，只要有它打底，每天就好，每季就好。